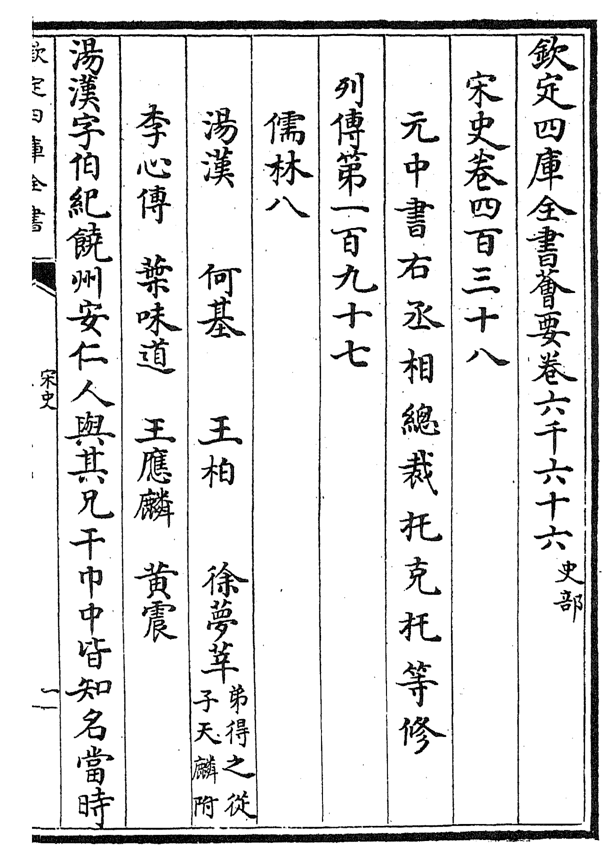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十六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 弟得之 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千巾中皆知名當時

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為賓客嘗造趙汝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朝詔免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𡎺言漢今海内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

妖祲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為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報荅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

若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内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内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彊敵敬心既不敢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以玩熟而貪濁柄國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跡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

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藉屋璫之勢徹清都之邃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太守重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為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内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

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彊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而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樂樂極而悲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

館職遷祕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賓贊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升祕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殭本庶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嵒之泉州守謝埴名為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知寧國府遷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名為尚左

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澄源虛己盡下恢大公之道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絶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

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壹輿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辯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書勉留求補外以祕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名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

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墮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邪徑兼權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累請致仕授華文閣待制知寧國府賜金帶久之又名為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

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玉隆宫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為臨州縣丞而黄榦適知其縣事伯慧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

未嘗參以己意立意以為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㸃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説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

王柏既執贄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

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説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

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説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吕祖謙游父瀚朝奉郎

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閑

閤静生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子之妝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没家貧為之歛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
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
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
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
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
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
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
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

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闡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

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為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夢莘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簿書間擿摭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尋主管廣

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於境夢華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為轉運使夢華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為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華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訌毋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綱羅舊聞

會稡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顔亮之斃上下四十五
年凡曰敕曰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
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祕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
會錄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
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
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
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

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敝篋筆畧鼓吹詞郴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晝嚴子

陵像而事之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名赴闕為工部侍郎言臣聞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求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齎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

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廹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襃貶有愧東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

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証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復從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

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虚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

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隂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無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别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説味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罷�黄巢之禍立見是先揺其本無

蓋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

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

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祕書著作

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内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

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説大學講義祭法宗

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歳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

士從王埜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辨諸校欲為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

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遷國子錄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蹙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强為善增修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

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既對帝問其父名曰爾父以陳善為忠可謂繼美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脣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為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為太常博士

擢祕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迕權臣意故應麟及之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鸞知

貢舉詔應麟兼權直徐兼崇政殿説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名遷將作監帝視朝謂應麟曰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荒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强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耿綿兢業每忘於游行帝嘉納之既而轉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

院遷祕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會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衺竝進卑踰尊外陵内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

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
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牒閤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
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
直前之制遂廢以祕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
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推豪
右省租賦民大悅名為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
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
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

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荅天戒五
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
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黄萬石等應麟
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
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為所摶噬者
必攜持而去吴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况夢炎舛令慢
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
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

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為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藁二十二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荅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

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黄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吴縣尉吴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寠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華亭皆有聲淅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庚孫守常朱熠守平江吴君擢守嘉興皆倚嬖倖厲民

華甫病革殭起刻罷三人震讋之也沿海制置司辟斡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職入為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内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

官言得寖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捄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

舞牲迎神為常鬬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草封鐍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絶之郡守買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生觧官尋通判紹興府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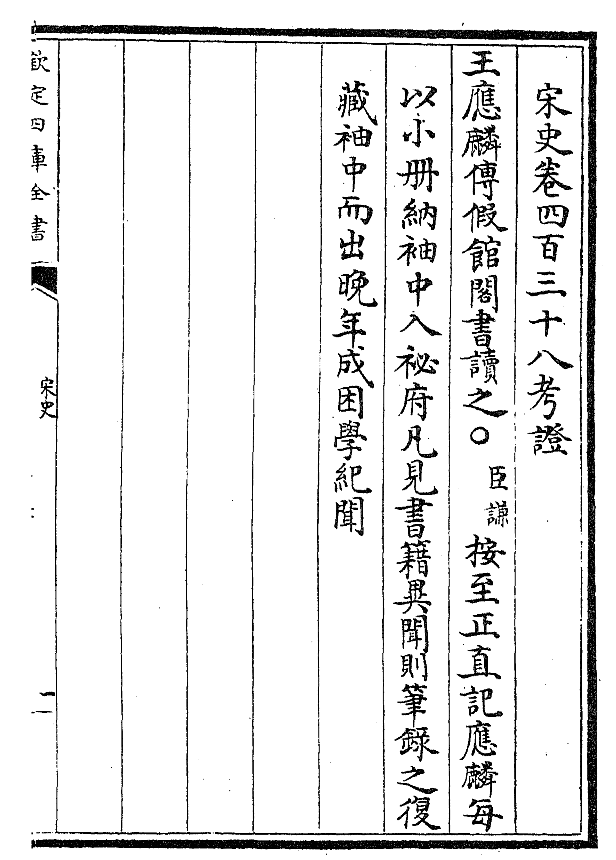
海寇侵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藉彊糴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㪚軍營五百間

皆善政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為作亂也震謂結關犯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鬬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趕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

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産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為監察御史有内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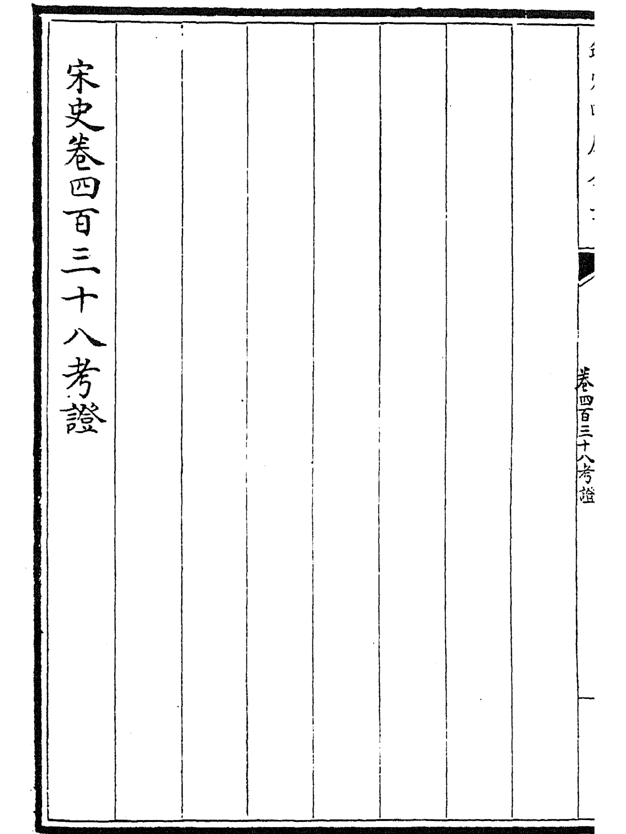
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饑民折盜賊萌芽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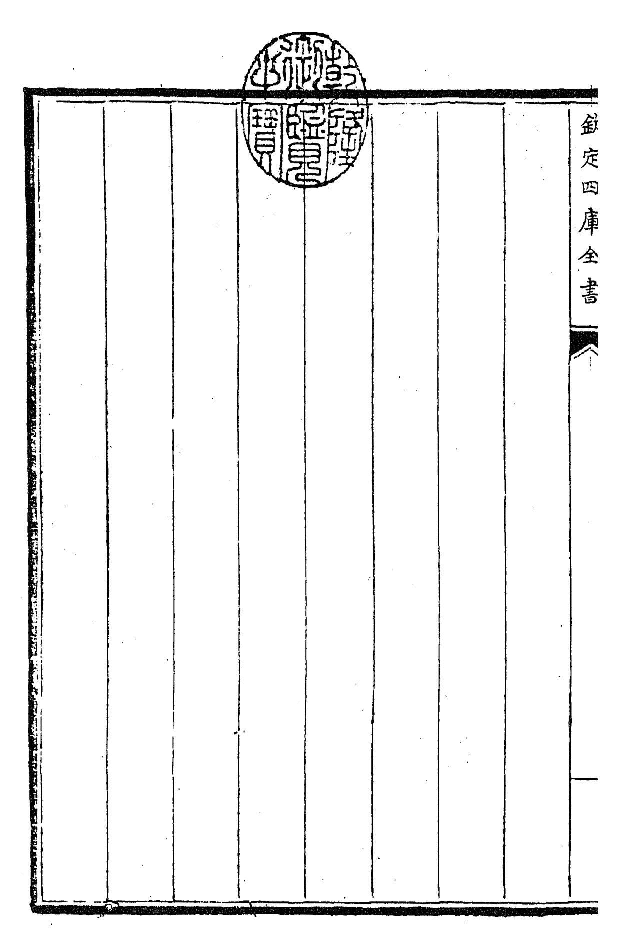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考證

王應麟傳假館閣書讀之○臣謙按至正直記應麟每以小册納袖中入祕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考證

謹案卷四百三十七第十七頁前一行顧討論雍
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按雍熙係太宗年
號刊本熙訛頤據本紀改
第二十七頁後一行入對刊本對訛封據監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温之誠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十七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幾 何承裕附

鄭起 郭昱 和峴 弟蒙附 馮吉 馬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

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

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鄠杜間嘗館於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竇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中閤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贄文有襲衣之賜及即位擢爲

左拾遺權知兖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修太祖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宫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於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兙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為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

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既衆羣議囂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馬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求為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為辭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訴訐

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張去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為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為衛尉卿俄復拜為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祕書監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牓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

以試之既而白佟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辭疎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屢其匱乏時白繼

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
尚書賜帛五十疋大中祥符三年丁内艱五年正月卒
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為將作監主簿孝孫
試祕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諧不拘小
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圖畫
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
落者白多纘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奬時彦
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

喜嘲謗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馬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闗防蓋為白設也㑹有司謚白為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為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温延州馬步軍都校周翰幼好學十嵗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

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賀溥仍為相引為祕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内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内聖賢交騖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勲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内則管蔡流言疐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

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删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屨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珮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盖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争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

乎為武之宗覬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
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
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
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别立否臧以羔袖之小
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
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葅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
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
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笑楚國周勃稱重有

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畧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為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

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伏惟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畧講求兵法締搆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座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顧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篇擢為右拾遺會修大内

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
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
之稱初太祖嘗識彦温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彦温舊故
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
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歴通判綿眉二州在眉州
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賛善大夫開寶三年
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評事會將郊
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

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
今賦税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
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
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
徳澤而寛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
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為酷
罸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
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

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飲戲為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㲄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賛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為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為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遭回下位遂命兼史館修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為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尋遷起居舍

人五年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

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為民周翰被譴尤多所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卒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兼用若錢少於貨幣即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盖欲廣其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市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

州置榷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為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為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荅以書及即位未行慶首擢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叙意為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

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錄其子忠實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疎雋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顔蕘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

目昂為小萬卷昂嘗閒行經廬陵道遇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為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瑱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

畱畬將使同方姫孔抗迹孫蘧精騖廣漠心游大虛傲朝曦兮南縈遡夕飈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含頴懐粹凝和習懿罷斎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𠤎井無渫兮泉融珠潜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絲歎展之下位茍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揺揺感朝榮而夕落嗟蠁蛩而鳴啁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謡願在首而為弁束玄髮而未衰㑹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

宜願在足而為舄何坎險之罹憂欲效勤於豎亥思追
踵於浮丘願在服而為袂傅繪素而飾躬異化緇之色
湼寧拭面而道窮願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
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為簟當暑溽而氷
寒伊膚革之尚疢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為醴不亂
德而溺真體虛受之為器革譎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為
劒每輔袵而保裾殊鉛銛之效用比砌刃而有餘願在
櫜而為矢美箬羽之斯全疇懋勲而錫晉射窮壘而𨺗

燕頋在體而為裘託鍼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頋在軒而為筥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待人之頋兮實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為志兮璞藏發為文兮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藝芷始無言兮植杖終俛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覿物兮解頭雲無心兮遐舉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況玄黄之易絲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懐自寛樞桑户

華兮差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疎籟兮
邀歡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緑綺清
我眠兮琅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
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贄
昉深所嗟賞歷宜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蓬州徙
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刼掠軍界昻設策禽
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置不問蜀民遂
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嘗作隋河辭

謂濬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所以亾隋也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今日之利哉甞聚淮水流屍三千為瘞之有戍卒謀亂昂誅其首惡凡支黨之詿誤者悉貰之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為峽路轉運副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閣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復請老召還再直秘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即

位遷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祕閣書籍既畢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第賜羅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

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三卷
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
中雍王府翊善昻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皆眉壽
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
昻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晩歲自
為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裕先生詔
加賻贈錄其孫适出身昻好學純厚有清節澹於榮利
為洗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内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

王邸時真宗居儲宮知其素守故每加褒進然昂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辭正辭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為農隣幾少好學能屬文嘗作禹别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周顯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為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四年郭贄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隣幾獻頌上覽

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
隣幾體貌尩弱如不勝衣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
駱之體每搆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
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
體要無稱職之譽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
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為恨至淳化中
參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隣幾追補唐實錄事隣幾一
子東之以䕃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邊沒焉其家

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隣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鯫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兖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彦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

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服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其無檢多類此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為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為黄金往依焉遂削髪為侍者久之知其誑糶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

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簿秩滿以書干宰相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乗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横絶前導而過太祖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為

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負才倨傲多所詆訐數為羣小窘辱終亦不改時有鄭昱者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開寶末普出鎮河陽昱詣薛居正上書極言謗普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襄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呌軍中皆驚

翌日美遣還歲餘坐盜用官錢除名因居襄陽游索樊鄧間雍熙中卒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倣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刋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羈旅積年淳化中以詩干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覽而嘉之復授大理評事未幾卒又有穎贄董淳劉從義善為文章張翼譚用之善為詩張之翰善箋啟贄拔萃

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為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奏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纉長安碑文為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峴生之年適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三美七歲以門蔭為左千牛備身遷著作佐郎漢乾祐初加朝散階十六登朝為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太常丞建隆

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退閒雅太祖謂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即以峴門閥對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於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於别廟峴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各殿異室之說今二后同祔别廟亦宜共殿别室孝明皇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

次室從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内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州峴通判州事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峴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置爟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廷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别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

大定二舞竝從其議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沒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峴即令樂工調品以諧律呂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拱辰管詔備於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夔晉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

國二年知兖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
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為判官鄭同
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
配隸汝州六年起為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
拱初上躬耕籍田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
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
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
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嶫

嶸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一歷輒不忘試令詠物為四句詩頗有思致凝嘆賞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雍熙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為詳覆官遷光祿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寃枉等事著為疑獄集嶸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

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為太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第三牓碑以獻上甚稱奬命直史館淳化初嵘又撰七牓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是歲太宗親試貢士嵘預考校作歌以獻上對宰相稱賞之召問年幾何時摹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相而嵘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嵘

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嵘者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趣將朝風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嘆遣中使就家問疾狀并恤其孤賵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即授大理評事次子璬補太廟齋郎嵘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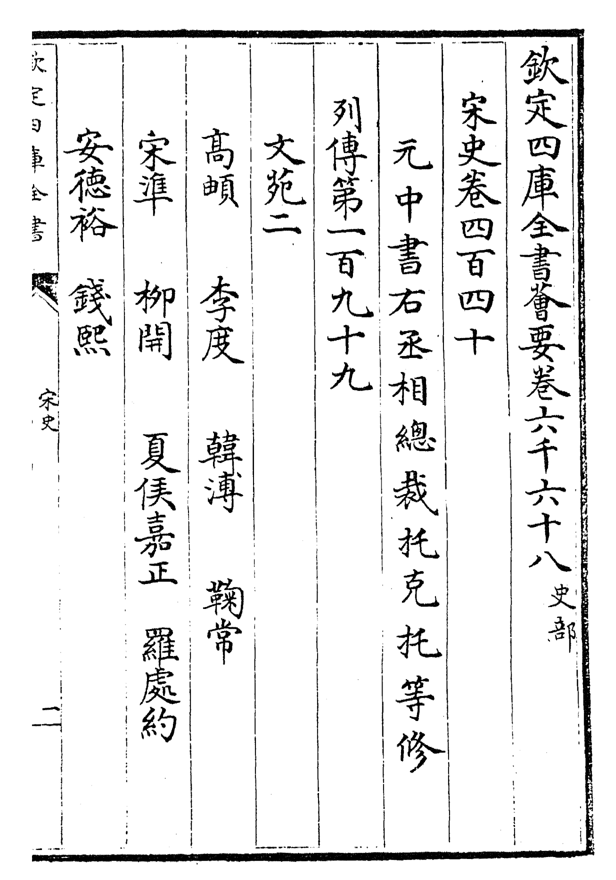
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幪畔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幪弟嶧始為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祕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勲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

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俳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頗不得意以栖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絶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

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十八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紿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皥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皥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皥門下生也皥以頔語之遂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於大名彥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頔復為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

宗親試貢士頔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
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
禄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對且
言其素行亷介老而彌厲甚為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頔
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追踰旬月晨暮對按
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
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頔左補闕致仕賜錢
十萬後卒於家頔有清節力學彊記手寫書千餘卷彥

卿待之甚厚或過致優給頭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彦卿左右多肆貪虐民不能堪及彦卿罷鎮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心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頭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昷舉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

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柄即擢度為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黄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悦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於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

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
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遊集未成篇而亡弟康亦善詩
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
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
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
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
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

亹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搢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黄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授猗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魏縣開寶中趙普為相擢為

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為春臺賦頗存興託後為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謀字有開雍熙中進士有材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仲謀集其父所為文成二十卷弟瑜周廣順中進士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祕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

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於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即授祕書省祕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儀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出為河北轉運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

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端
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美風儀善談論辭采
清麗莅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生同
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
操當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
時論以此稱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年試秘書省校書
郎準從弟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祁並天聖二年進士
甲科別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潁異有膽勇周顯德末從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中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裁十三亟取劒逐之盜踰垣出開揮刃斷二足指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雋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為柳范王祐知大名開

以文贊大蒙賞激楊昭儉盧多遜並加延奬開寶六年
舉進士補宋州司冦參軍以治獄稱職遷本州録事參
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
運糧選知常州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
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
令會大舉北征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
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求降開謂信曰
兵法云無約而講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

疑不決踰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裁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

郎劉埴並為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開為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刼民口糧畜開為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争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

十萬淳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黥面送闕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為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年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趨環慶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柰何又苦之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曹邢

二州真宗即位加如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國家
剏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
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并州稍静望陛下
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
雖歸服他日未可必保茍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
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
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
其下猖狂競謀兇惡浸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

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寛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令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

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
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
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别置審
官供奉殿直則别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别立審刑宣
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
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
則依舊别無利害儻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
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

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歳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户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户已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虚費於利禄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内多或

不和伺隙則至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寖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令諸將怨我一

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
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卒
年五十四錄其子涉為三班奉職開善射喜奕棊有集
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
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
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祜篤義將丐之問所
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
萬遣之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灝沆並進士第

灝祕書丞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於巴陵為洞庭賦曰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淼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異然動促然跂慄然駭愕然眙怳若駕春雲而軾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愲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蹌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悸心

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為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丘望大澤有雲崪兮興歘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是漬陽輝沐芳澤覩一異人於巖之際霞為裾雲為袂冰膚雪肌金玦玉珮浮丘羨門斯賓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耶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譁談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

舍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逷則為江兮逺則為河積則為瀦兮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字陰玄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静中流廻睨莽莽蒼蒼纖靄不翳太陽望舒出没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之不踰踦之不畀乍若

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守
邊澎澎濞濞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沖沖漠漠
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胷溟海
之郛郭也三代之前其氣濩落浩浩滔天與物迴薄滅
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
之機隧山堙谷滌源暢徼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
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罙其性遂得
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

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
黄劃象爲坎本乎羲皇外婉而固内健而彰降以始始
升以復張其静處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
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
沸然而煮羣物鴻洞鑠爲隆暑澤之作頩然其容若去
若往若茹若吐靈趨怪覲杳不可覩蒸之爲雲散之爲
雨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爲神素氣
清泚肅肅翛翛羣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

若行若止巽宮離離爲之騰風蒼梧崇崇爲之供雲四顧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瀰瀰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湊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革氣然而滎滓然而脈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劈帶三吳足踁荆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披甲而邅或曳裾而圓

或禿而跂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呿而牙或心之以蟹或目之以蝦或脩臂而立或横騖而疾或髮於首或髯於肘或儼而莊或毅而黝彪彪玢玢若大虛之舍萬彙各循其生而合乎羣者也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邈難知矣肇於古古有所未達形於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沉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鞚鯉之賢轡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

齴齴而遊曾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為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為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欻然而亾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黄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

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其知而後得也於是盤桓徙倚凝精流視罄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為誡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綹

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子紓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祖袞唐末為諫官父濟仕蜀為升朝官歸朝至太常丞處約嘗作黄老先六經論曰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黄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況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為聖人者為能知來藏往

與天地準故黄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卑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叙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况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眀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

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歟好問之音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於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為先而孰為後乎又何必繅藉玉帛然後為禮筍虡鏞鼓然後為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徼未可以觀妙人多

重之登第爲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洲縣日以詩叶唱酬穮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曰伏覩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寺三監之官亦得盡其讜議陛下處恭勞神厲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玄黄之協氣爲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

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亟勉從事者姑

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為身謀蠹弊相沿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弊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說命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吏之屬

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廪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況此郤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況陛下聰明濬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從孰為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

時成此言能改命而掇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況三司之名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元為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别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
化建鴻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受詔荆湖路廵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官吏多
被黜責溥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為開封府司録太
宗尹京頗嘉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兄貢同舉進
士上臨試知貢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處約復登第
貢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
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

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為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於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於真定未期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將出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為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為事

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為誦讀聲諸子不之齒

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

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槖裝

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

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

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

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祕書丞知廣濟軍時

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奬俄改太

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並為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周翰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俄遷司勲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

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游詞場德裕力為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奬擢有集四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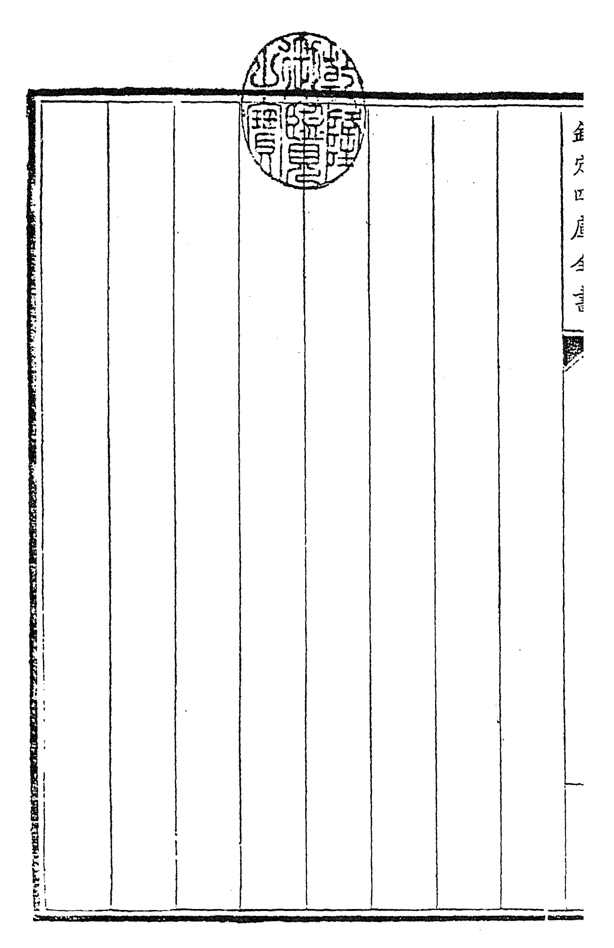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熙幼穎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辟為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熙不叙舊職舉進士雍熙初

攜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為延譽於朝令子宗諤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掌吏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克王扶洎熙皆有文得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宗言趙隣幾追補唐實錄隣幾卒家睢陽即令熙乘傳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

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遷右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厚善熙乃與梁顥趙況趙安仁同表請復熙舊職不報尋通判杭州政多専逹為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熙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為識者所許有集十巻子蒙吉亦進士及第

宋史卷四百四十

謹案卷四百三十九第二十三頁後一行然性滑
稽刋本滑訛稱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